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九
孟子 盡心上末

113
863
29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九

章嘉駒幼子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孟子

周陟嶽輯思

盡心章句

易其章全旨

此章言為治之道欲民仁貴先使民足也非富而後教之謂重在前而節弗以教養平對上而節言足民之政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末節則言使之足即所以使之仁見足民之為重也通章精神全在使字上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云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參大全孟子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惟不奪農時而驅之力農以治其田疇又什一取民以薄其稅斂則

地利之所獲甚豐而賦稅之所供有限此二者可以便民實足之道也

析講麟士曰易薄皆本上人說使字方着力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參達說既富矣又當有以節之凡民之食如朝饗夕飧之類又教之以時而非時者有禁凡民之用如冠婚喪祭之類又教之以禮而非禮者有禁則量其所入為其所出而財不可勝用也此養民之道耳而不僅養民之道在是也析講易者不違農時使民得盡力于田畝也薄只是什一而取不是減稅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果實未熟不得米取之類不但朝夕饗飧而已以禮如供老疾宴賓客無故不烹宰也不但冠婚喪祭而已皆是聖人教民如此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為有不仁者乎

焉於虞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

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參溪說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宜其甚愛之矣然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又若非人之所甚惜何哉以其至足

故也聖人治天下知民之所急在菽粟凡所以開其源而節其流者無所不用其至使有菽粟如水火之至足焉夫禮義

生於富足既有菽粟如水火則有恒產者自有恒心而民為

有放僻邪侈而不仁者乎夫一足民而民

無不仁如此則養民之政可視為未務耶

析講蒙引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

一字正指易薄時禮四項以菽粟足帶出仁意見得養民最

重仍歸合上二節此本旨也○民非水火五句是發一多字

菽粟如水火必無之事也只形容其至足耳勿認作如水火

無弗與○仁只是相親相睦聯屬一體之意仁字不本於

化來仁只人的本心生養既足人即不失其本心所謂

謂有恒產者有恒心自然之理也教化又後一層

孔子章全旨

此章首節形容聖道之大次節形容聖道之大者
有本末節言學聖道者必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
聖道大與本非兩事大即寓本也玩二節自見惟大而育本
故是必漸達設若小成無本何難徑造要如此看得融會山
海日月等寓言不是喻言通章主意全重在末節勉君子上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
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
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參序孟子曰人至于聖而止道至于聖人而極大哉孔子乎
在一國則高一國其諸登東山之高而小夫魯焉一國皆在
指顧之內而魯失其為大也在天下則高天下其諸登太山
之高而小天下焉六合皆在俯仰之中而天下失其為大也
蓋所處高而視下小如此是故凡水皆水也而獲觀于海者
目擊乎汪洋浩瀚之勢則衆水皆難乎其為水凡言皆言也

而獲遊乎聖人之門者耳聆乎仁義道德之宗則衆言皆難
乎其為言蓋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亦明矣聖道之大如此
析講太全蔡氏曰四句皆假借形容之詞惟孔子所處之高
故人見之者大不兩平登東山登太山寓言聖道之高乎一
國高乎天下小魯小天下寓言一國莫能及天下莫能及二
句只言所處之大註高字活看水與言畧重言邊遊聖門貼
聞聖言○難為水不但溝洫即江河亦難為水矣難為言不
但異端曲學凡賢人以下見道立言稍不及聖人之精實者
亦難為言矣○麟士曰孔子二字一頓○集註所處屬聖人
所見屬學者故字轉○存疑登東山二句就孔子所處地位
言其大故觀于海四句就人之見孔子
上言其大觀海句起下遊聖人之門句上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
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
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參序然聖人之道大尤有其所以大者本也如觀水非可泛

然也有術焉必觀其瀾水惟源頭深遠故湍急不息于其瀾知水之有本也日月麗天有至明之體故但容光之處照必到焉于其照知日月之有本也然則孔子之道川流原于致化即水之由源而達也光輝根于篤寔即日月之由明而生光也其大而有本何以異此哉

析講陳氏曰二者皆是于其用處知其本○此寓言觀聖人者當就大內推出本來瀾處是水之大其源即是本容光必照是日月之大明處即是本聖道泛應曲當千變萬化其大也一理渾然至誠無妄其本也○蒙引註則知其源之有本謂知其源之為有本也非源自源而本自本也源即水之本明即日月之本○瀾字與照字對不與明字對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

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參說說聖道大而有本如此學者其知所以希聖人之方哉水之為物也不盈此坎則不能行而通彼坎進必以漸在水猶有然者况君子之志于聖人之道也而可無漸乎必循序漸進日積月累學問成就有文章之美然後可以從容上達以詣其極苟未至成章之地則是下學之地猶有未盡于此而遽望聖域特懸空妄想而卒歸于罔得也安能以自達哉志聖道者信不可無循序漸進之功矣

析講上言聖道本外無大此言欲希聖道之大者務在本上做工夫而後可以漸至流水二句喻道必真積而始達不本章不達是戒人妄希其大而反滴其本也朱子曰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即是三樣意思○蔡氏曰道未有無本而章者但曰成章是從心源上造成一個體段如由賜冉閔皆可言成章雖本猶未拓而可以漸拓大猶未完而可以漸完如善信美大聖神節節有本成章善成其為善方達于信信成其為信方達于美似水之盈科滿一坎方進一坎亦是此意必用反言者正見聖道大而有本當從本處寔請不可以虛願凌躐至也○道即大而有本之聖道志謂欲至之也註中文章

雞鳴章全旨

外見正解成章所積者厚又推原其所以成章也此嚴聖狂之介而危其詞以惕之欲人謹于一念有覺之幾也通章重一聞字末一節只自上下兩節看出非惟其所以然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余存疑孟子曰人心發動從天理便是善若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一日之行事所自始也此時一念之起孳孳為善者是雖未必遽至于舜而卒此向善之心便是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余存疑從人欲便是利若雞鳴時一念之起孳孳然為利者是雖未必遽至于蹠而充此徇利之心便是蹠之徒也析講雞鳴而起指未與物接時言已合日夕不已意孳孳是專一不分意善凡天理之公皆是利凡人欲之私皆是為善為利心向于此而欲為之也蹠之徒言雖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合於夫舜是為善之極蹠是為利之極相去雖甚懸殊而為舜則舜為蹠則蹠皆自雞鳴之一念始則欲知舜與蹠之分其初豈有他哉亦自其一念利善之間始之耳蓋此心發動之初出于善即入于利出于利即入于善二者之間不容毫髮髮而舜蹠之分寔始于此矣人可不惕然做省以謹于一念之間也哉

析講存疑或問間與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別日間比獨幾又後一步一念左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甚微故曰幾時既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並在此其中間則日間○蔡氏曰人品懸絕分開兩路曰分兩念相隣微分界限

曰間孟子示人以取舍之幾如此○分字正應間字利善相並其初分處乃是間所爭止在毫末耳○利與善字不必說太精微只是明白相反者分是相去之遠就已成舜黜說間是相去不遠只善惡分念處

楊子章全旨

此章為竊中之名以亂中者而發楊墨之害道易見竊中者之害道難知章旨似關子莫意居多前三節舉三子之行末節斷其害道之同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參序孟子曰今日異端之學何紛紛耶有楊子者厭徇外之無實僅取為我充其為我之心雖拔一毛而利天下彼亦較量于爾我之間而不為也况所損不止一毛者乎析講取是取必之取是立意如此○為我兼愛俱是孟子名之拔一毛與摩頂一句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于此耳與論斷于莫一般○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下

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一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參序有墨子者厭自私之無用而無所不愛充其兼愛之心雖摩頂至踵極其勞瘁而可以利天下彼亦無所顧惜而為之析講蒙引拔一毛對摩頂放踵俱是假借詞非寔說總是言楊子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墨子凡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為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

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熟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
參蒙引又有子莫者見一者之各有偏處其為我不至如楊子之固其兼愛不至如墨子之汎而不楊不墨中立以為道據其執中之名似乎近道矣然中有推移變化之用所謂有權乃是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于一定而不能權時之輕重以為中亦與為我兼愛者均為執一不通之見也
析講近之據其名迹似近于道不作猶賢于楊墨說○權即時中非有外于中○麟士曰猶執一也則是為我兼愛已執一矣故下遂云所惡執一者為總斷之詞○何謂執中無權蓋聖人之道隨時處中千變萬化如一把秤輕重多少星星皆有隨處皆平子莫只認定中間一星以為中故曰無權○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時當濟世則雖纓冠往救而不得謂之兼愛時當全已則雖閉戶不救而不得謂之為我中之所以貴權也子莫只是膠于一一定故不足語于時中之道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本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參蒙引夫楊墨子莫均為執一則均為可惡矣而所惡執一者何哉謂其賊害夫聖賢中正之道也蓋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妙用最多彼只執其一則其餘百端變化皆廢也其賊道如此不亦深可惡哉有

衛道之責者不可不為之辨矣
析講蒙引百者多詞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百字對一而生也○存疑看此章書當分別明白楊子則三千為我不復為人墨子則三千為人而不復為我皆偏于一子莫則也欲為我也欲為人兩邊都護雖似不偏于一然却然聖人則

當爲我而爲我當爲人而爲人彼此迭用總爲不偏于二也
○賊道句虛下正明之○**大全**胡氏曰吾儒之中隨時以取
中與端之中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一以貫萬與端之一一
而廢百○唐虞授受之中孔子得之爲時孟子得之爲權○
仁義時中之道變化不窮故曰百三子各執其一而道之百
端舉皆廢壞故曰賊道按註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則是廢仁
未廢義廢義未廢仁何謂廢百須知爲我不但廢
仁且並義內變化無窮而亦廢墨子子莫做此

飢者章全旨

此章上節即飢渴以起貧賤而言欲之累心末節
言不累于欲者之過人總是欲人之審富貴而安
貧賤也○言口腹以例人心言飢渴以例貧賤言飲食以例
富貴言正味以例正理下節以飢渴之害爲心害是借飢渴
二字當貧賤二字言○**大全**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
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
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
多未知之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

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

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
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參直解孟子曰世之飢者得食則甘之渴者得飲則甘之雖
不甘而以爲甘是未得飲食之正味也夫飲食不暇擇則失
其正味而有害矣寔爲飢渴所迫之故是飢渴害之也豈惟
口腹有飢渴之害而不知正味哉人心有正理猶飲食之有
正味也惟以貧賤之故搖亂其心見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
理亦猶飢渴之甘于飲食不復知有正味
也心志之有害何以異于口腹之有害哉
析講兩甘字不好是不暇擇而得之即以爲美意朱子曰飢
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
之性雖所爲不可亦以爲可○**蒙引**飲食正味只淺淺說
魚餒肉敗不得其醬而食便
是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也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

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參序貧賤之害心無異于飢渴之害口腹可見貧賤者人心
之飢渴也以貧賤而動心是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也
此安于貧賤而于非道之富貴必審擇之而不失其正是能
以理制欲以道御情而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識見高明
持守堅定雖或學問之未充品詣之未極有不及人不足以
為憂矣蓋其識趣既清無有貧賤之累由此而進焉可量哉
析請飢渴二字還照註就當貧賤字看但宜渾融不明說貧
賤字而暗說貧賤意可耳○本文不及人人字指聖賢註中
過人人字指眾人惟其過眾人便可及聖賢也○無以飢渴
之害為心害虛齋云心不為貧賤
所害如口腹之于飢渴甚直捷

柳下惠全旨

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介故孟子特
表而明之分辨只是不

荷就惠所守說凡事君處眾皆然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
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
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
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合參孟子曰柳下惠之為人他人皆知其為和矣自我觀之
其直道自守確乎不易雖與之三公之位以易其所守之介
亦不可得也其和而不流如此豈常情之和所可及哉
析講麟士曰三公設言亦倒句耳正言之以則如云惠之所守
不苟人雖以三公與他彼必不取其介以換那三公也○汪
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弗顧皆能不以下
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而介故也

有為章全旨

此孟子做學者之詞見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
必不可廢于一簣自棄前功也○只主學說似直
捷胡雲峰曰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
看學問垂成而不至于成者可為戒矣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

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 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初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參序孟子曰道必以為而進功必以為而效為之不可以已也故有為者辟之若掘井掘井至九仞之深已有及泉之漸矣而不及泉而遂止焉猶為自棄其井也蓋掘井必求及于泉有為必求底于成何以異哉。析講按正意只有為者三字三字內包必要成功意在裏辟若掘井亦包必要及泉意在裏然是開口語都宜虛合只至下纔可透盡也。猶為棄井當看一猶字見九仞尚為棄井況不及九仞者乎。

堯舜章全旨

此章在身之也。截是舉帝主之誠以別霸者之偽。因五伯之假以亂真不得不嚴其辨。看下節專說五伯便見以有字貫堯舜所性而有湯武能復其有總是真

有者五伯非有而托有且非忘其非真有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下節即承上節而嘆之不必作推原說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參蒙引孟子曰堯舜之于仁義也生知安行蓋性乎此道得之于天然也湯武之于仁義也蓋身乎此道心體力行得之于勉然也皆寔有此道者也五伯則非有之干身特外借仁義之名以文其貪欲之私蓋假此道而無其寔也。析講三之字皆指道言道不外仁義。性之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身之言仁義從身上做起假之謂假仁義之名如內則驩虞小補似仁義施于民外則會同征伐似仁義及于天下。○堯舜湯武安勉意不重只對五伯看重誠偽上假乏如尊周攘夷誅殘禁暴是自儘好只是他本意不在此。○性身本是死字此却作活字用性之猶云自然而有此仁義也身之猶云勉然也。以得此仁義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參蒙引嗟乎五伯之習于假也日復一日久而女焉而不知歸本非其有而彼毫不覺悟亦惡知其非有也此其所以終不可入堯舜之道而為三王之罪一

人也君道至此不亦深可慨乎析講久假似不歸不必說不歸于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存疑假人之物必歸于人歸人則已不復用矣假仁義而不已終身用之便似不歸于人也

伊尹章全旨

此章前後俱就伊尹泛論以明人臣之義全重疑尹之迹下是孟子諒尹之心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

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參漢說公孫丑問曰嘗聞之伊尹有言曰予不欲習見嗣君之所為不順義理也因放置太甲于桐當其時民大悅及太甲處仁義而賢矣又反之以迎歸于毫當其時民又大悅析講達說始悅其正君之非終悅其成君之德○伊尹言只不狎一句下五句敘其事○不狎句只照註解書一經傳註云不可使其習見不順義理之人與此別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聲

參序由此觀之凡賢者之為人臣也設遇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而置之而無傷于君臣之大分與析講賢者泛言不專指伊尹有伊尹之志一句承賢者為人臣言亦推鼎說伊尹之志只是一个小無私而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參序孟子曰君豈易言哉當日伊尹之志至公無私為神
宗社稷計不得已而出此使為臣者有伊尹之志不得已而
為伊尹之事以曲成君德亦處變之道耳則猶可也若無伊
尹之志而欲效伊尹之為擅行放豔

之舉則是篡位也君可易言放哉
析講則可字亦見處變僅可之意非正說也要見不得已意
上則字以可字看緩詞也下則字以無字看急詞也○賈軒
蔡氏曰孟子此兩言不惟見伊尹之志如青天
白日而百世之下奸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

不素章全旨

總見君子有益于國家非無功而食耳意不重不
耕只重無功上全為孟子不仕而傳食發不知君
子既仕之功顯而易見在經綸事業未仕之功隱而難知在中
國勢人心孟子甚丑之意只重有功上亦自寓之詞○朱子
曰傳食章言人之有功我當食其人主食人者言此
言見食于人者必有助于人主食人之食者言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

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

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

餐七
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
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參淺說公孫丑問曰詩有曰不素餐兮詩之美伐檀君子如
此以此詩觀之可見君子必居位而有功于人國方可食人
之食若不仕無功則當耕而食也今乃享國君之養不耕而
食何也得毋蹈素餐之訕乎孟子曰子亦未知君子之有功
于人國甚大也君子居是國也雖不委贄為臣然言皆至道
動皆至教若其君用之而其言得行于上也則治效畢臻而
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而其教得行于下也則風俗攸隆而
孝弟忠信上有功于君下有功于民如此則居是國而食君
之祿享民之奉不可謂素矣不素餐兮
孰大于是而何以責其不耕而食也

析講蒙引用之是用其言也不是用其爲臣○安者安其位而無禍亂也富者不徒府庫充盈藏富于民也尊者高居九五爲人崇仰無敢慢也榮者大國必畏聲名顯赫也孝弟忠信則世道民風皆攸賴也○公孫氏之言責在君子無用于國孟子之意責在其君其子弟不用不從若

王子章全旨

通章以尚志爲主而仁義二字正見志之所以爲獨以仁義爲志則聖賢之大學術與帝王之大事功一以貫之矣志卽所以爲事不分兩樣要深著其不可輕意首尾二事字正相應

王子塾問曰士何事

念反

塾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參淺說王子塾問曰天下之人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農工商賈皆有所事士于其間不知果何所事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參淺說孟子曰士者不肯爲農工商賈之業而欲行公卿大夫之道者也但未得行其道耳惟高尚其志而已是士之爲士外若無所爲而中定有所事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尚志着力不單汚其志而必高尚其志此卽士之事也此句一章大旨下文正詳之○尚志猶云士之事在尚志而已高尚其志不爲物欲所汚不爲功利所奪便是非隱居高尚之謂也○已仕則志見于事未仕則事繼于志尚志卽孔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也尚字前有許多窮理寔踐工夫方能如此如伊尹之耕莘樂道顏子居陋巷而問爲邦都是尚志處觀下文俱以異日得位之事告之可見全體大用無不畢具于志中所以可尚若空空一志尚个甚的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

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

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聲 臨平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太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桑綬說曰何謂尚志曰士之尚志非志于功名富貴之卑也惟志在高大之仁義而已矣如殺一無罪之人非仁也士之志必曰吾若居位必不殺一無罪也非所當有而取之非義也士之志必曰吾若居位必不取非其有也心之所居者何在仁是也雖寡孤獨吾必欲視之為一體也路之所由者何在義是也紀綱法度吾必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尚志如此夫居仁大人之體也由義大人之用也士既志于居仁由義雖未得位而為大人而木人仁育義正之事已備具矣然則上之所事誠大也而可謂其無事哉

析講摘訓殺無罪八句連看重下四句兩非也兩惡在兩是

也俱非孟子斷語俱是體士之志而代為之詞○備太人之事正見士之志為莫大之志者士之事即為莫大之事不得謂士無事而惟有志也大人一字最說得重見士不可輕意○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居多答以仁義正貼尚字居言所存路言所行俱要貼志說惟其為志所以只說个備字

仲子章全旨

仲子一生簞食豆羹至于廢大倫而不顧前只辨其度不能充未暇罪其廢倫故此又以廢倫斥之在人皆信之截總是律之以大倫而小廉不足取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真可哉

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桑綬說孟子曰仲子之為人也就其平日非義不食非義不

居者推之設若非義而與之以齊民必不肯受人皆信之謂其為賢不知此不受之義特舍簞食豆羹之小廉已耳蓋人道大備惟內而親戚外而君臣上下則人之罪即莫大乎亡親戚君臣上下而虧莫大之節負莫大之罪也若以不食不居區區之小廉信為大節而遂稱其賢夫豈可哉然則仲子之廉雖見信于衆人而不能不取訓于君子矣析講仲子二字一頓○與之齊國不受非仲子寔事也蓋因其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其為人如此○不受非義之國亦非小事但對太倫而言祇足謂之小事耳○信其也字作為字便明○賢字虛大節字亦虛不指太倫豈可哉言齊人之見以小廉為大節而賢之而不察其廢倫之罪以此觀人未可也

桃應章全旨

朱註觀聖賢用心之所極一句是一章之大旨若論國體人情自有權變臯陶不必執舜不必逃但桃應之問孟子之答俱是假設此論只是發明聖賢用心之所極耳○桃應之問意在兩難孟子之答意在各盡言臯陶執法處見人臣用心之所極臣道當如此也言舜全親處見

人子用心之所極子道當如此也莫非天理人倫之至其間委曲以合人情權變以從時宜却未暇論也○首節是綱中三節是言臯陶之執法末節言舜之全親○汪氏曰孟子之答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泰序桃應問曰天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設若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當其時而有瞽瞍殺人之事夫殺人者罪當死法之公也而瞽瞍寔為天子之父不可與他入比不知臯陶于此當如之何析講麟士曰此如之何似只問臯陶後固曰然則舜如之何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參存疑孟子曰皋陶職在守法警衆殺人罪
在所當死皋陶之心惟知執守其法而已矣
析講執之只是執法非執警衆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

桃應問也

參序應曰然則舜天子也雖不禁止皋陶之執法以全衆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
惡平聲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
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參蒙引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國法至公原于天討傳之
前代爲士師者所當世守不易皋陶
之法固有所受之雖君不得而廢也
析講受之受于天也法本于天制于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

之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不必
拘說受之堯○按此節方了皋陶意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參存疑應曰舜以天子之勢奪皋陶之法以全父勢既有所
不可而坐視其父之執于法情又有所
不忍然則舜于此當如之何以處之
析講此及下節方就舜說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

而處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

蹠音徒訥與
欣同樂音洛

蹠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
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莽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
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
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
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

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衆存疑孟子曰使舜戀戀于天下而不能舍則非廢臯陶之法無以全親矣吾觀舜之心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視棄天下之大猶棄敝屣之輕也于臯陶未執之先但得竊負其父而遠逃遵海濱而避處既脫父于刑將終身訢然樂奉其親而忘天下于不有也在臯陶既得伸守法之心而已亦得伸爲子之道是舜之所處當如是也是可見爲士執法爲子盡孝天理人情之至也由此而推天下又安有難處之事哉析講天下字以富貴言竊負而逃當在臯陶未執之先○遵執非法不能加之意○棄天下以事言忘天下以心言

自范章全旨

此章以居仁望天下見學者不可不以性分自養引起居廣居者之尤異末節引魯君証王子所居之異則知居廣居者之尤異孟子一生以廣居自負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反覆慨嘆若此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

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衆序孟子自范邑之齊遙望見齊王之子中有所感而喟然發嘆曰今乃知居能移人之氣未有居處尊榮而神氣不發揚者也養能移人之體未有奉養豐厚而體貌不充盛者也然則居處之係于人之氣體誠大矣哉

夫王子者非一槩都是人之子也與析講喟然嘆本意正在居廣居上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嘆不是專爲王子發嘆○大哉居乎言所關于氣體者不小非贊美也○居就位處之尊言養就祿奉之厚言氣乃氣象之氣體乃體態之體上言居養下獨言居有是居則有是養也朱子曰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正是此意○翼註居養二字畢就位尊祿厚者言不兼尊卑厚薄言移氣三句泛說未非以下左就王子說

孟子曰

張鄒皆云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君氏曰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參太全王子所居宮室所乘車馬所被衣服雖華美非人所不能同然亦不過是車馬宮室衣服耳其所資用者亦大率與人同其氣體宜無不同矣而王子之氣體若彼之異者其所居乃儲君之位與人不同有以使之然也夫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如此况居天下之廣居定仁者之氣象又當何如乎其德潤身心廣體胖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而與王子驕貴之氣又不侔矣

析講此章重廣居一句王子是勢分之居廣居是性分之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不極廣○所言同處只是日用所資之同非言制度華美之同也然曰多與人同亦見有不盡同處若彼以氣體之異而言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參序吾謂居能移氣觀于魯君之事又有可信者焉昔魯君嘗之宋傳呼于宋垤澤之門其守門者曰此呼于門者非吾君也何其呵護之聲之似我君也以守門之言觀之二君之聲之相似者無他以其所居之位原相似也此王子之所以異也夫人亦何以王子爲乎亦勉居廣居而可矣析講呼聲字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須知此節只是証居之同意居同則居之所致者皆同何必拘拘以聲字與後氣相應乎試看呼于門于字此呵護傳呼來于垤澤原非因門閉而呼也○蒙引引魯事爲証証王子也亦要我歸居廣居上○此非吾君二句語詞非疑詞知其非吾君但訝其何故似我君耳○存疑此無他居相似是孟子之言

食而章全旨

此孟子爲時君待賢不誠者發首節言待君子者貴于能敬下二節恐人認幣帛爲敬故又言貴寔

而不實虛也敬字一章之主寔字即
在敬字內通章俱暗指當時諸侯說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
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參序孟子曰凡人君之待賢者貴于能愛且敬非徒祿養以
食之已也若苟食之而已而無有愛慕之意是以豕交之也
即或愛之矣而無有尊敬之誠是
以獸畜之也是豈待賢之道乎

析講食愛敬進說直歸到敬上見今君之于賢不貴于能養
而貴于能愛不徒貴于能愛而貴于能敬也食祿養也愛用
情以愛之也敬誠心以禮之而崇其道德也
○蒙引犬馬人有甚愛之者與待豕不同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

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參序待賢之道恭敬其所不容已也然所謂恭敬又非幣帛
之謂也恭敬有情有文情先于文而文以將
情恭敬者乃幣之未將而先存諸中者也

析講王觀濤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不是釋恭敬之義只
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而申上文豕交獸畜之意
耳○此承上敬字而言恭敬存于幣未將之先
正所謂恭敬之有寔者也與下文虛字相反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
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參序幣之未將此恭敬之寔也若徒以幣帛為恭敬而無恭
敬之寔是亦豕交獸畜而禮為虛文也鳥有君子而得以虛
文留之者乎此上下之交所以不能相與以有成也

析講大全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于心者言恭敬
而無寔之恭敬以幣帛言○末節恭敬字即次節幣字末節
寔字即次節恭敬字要辨得真○虛字從無寔生蓋言時君

不能以虛禮留賢非謂君子當去不可虛拘也

形色章全旨

此章示人盡性以成身之學重一踐字○性具于心中盡則心盡而衆體從之斯爲踐形可見踐形只在盡性惟聖人能盡性所以能踐形全是勉人希聖意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聖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參太全孟子曰人之有生也凡具于身者如耳目手足不必同而同謂之形凡發于形者如視聽持行不必同而同謂之色是形色也非徒塊然一物而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謂然之則寓焉是形色皆天性所在也然衆人惟于氣稟挺于

習俗不能無入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色唯聖人能盡其性而于形色本然之理無一毫之不足是以貌言視聽思極于肅又哲謀聖然後可以定踐其形而無歉也同有是形而欲不負此形者當以聖人爲法矣析講形是形體色如臨喪而有哀色分胃而有不可犯之色之類有是形則有是色色在形裏面故下句只言踐形非指形色爲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即詩有物有則之謂踐形猶云踐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王觀濤曰形色既即太理則吾人虧一分天性此形色便有十分虛浮不定處惟聖人本來天性渾全俱無分毫虧欠種種形色皆是天性充滿此便是踐形非一一而踐之也○劉上玉曰惟字然後可以字宜玩有不如聖人卽爲虛形卽不可以爲入的意思勉勵警切非徒爲聖人贊也若云聖人也不過是踐形非于人有加此餘論耳非正緊語意○形色天性猶云形色中自有天性也如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推之一身舉動莫不皆然踐形猶云成人必盡入之道方爲成人必盡形之性方爲踐形○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

色性也一者之分何如曰形色為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
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意本潛室陳氏

齊宣章全旨

此章以至情二字為主即孝弟是也首一節因丑而釋之要之釋之之意即所以發明譏之之意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參趙註齊宣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其惡心廢禮甚矣公孫丑乃附會其說曰既不能三年為期年之喪差愈于止而不行喪者乎析講按短之原非已而不為也丑全是附會之故有姑徐徐之喻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

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紵之怨反

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參趙註孟子曰子之事親猶弟之事兄親喪不可短猶兄臂不可紵也今王欲短喪而子曰為甚猶愈于已足猶或有入紵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其徐徐紵之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愈乎不若教之以孝弟示以天理人情之不容已使彼自知兄臂之不可紵而已矣

今子欲行其之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析講是猶二字直貫到底除此二字下俱就紵兄說喪不可短意在言外非以弟屬紵兄孝屬短喪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

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參序：當其時適齊之王子有其生母死者，壓于嫡母而不得終喪，禮其傳為之請于王，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以問曰：若此，但數月者尚不及，甚其是非何如乎？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

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扶夫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此得加一日，猶勝不加之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參趙註：孟子曰：是王子者欲終三年之喪而勢有不能者也。雖加益一日，亦得伸人子之情，猶愈于此。況數月乎？我前謂子不能教王終喪者，謂夫齊主無所禁止，自欲短之而弗為。

三年之喪者，也豈可與王子並論哉？王子欲伸其情于分之外，齊主欲殺其情于制之中，明乎此而是非必有分矣。析講一則數月亦可以為厚，為其有孝弟之心。一則暮年亦所以為薄，為其無孝弟之心。○欲終之而不可得是壓于嫡母意。○雖加一日，猶傳所請言。○謂夫指齊主事言，莫之禁是不制于分意。○欲終之正是至情不可得是情屈于分也。愈于已亦稍伸至情矣，莫之禁而不為則自慙其至性矣。于此而不教以孝弟，孟子所以譏之。

君子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多術之教，首句作一冒，下詳其是而悉言之。人品不同，各異其施，時地不同，均被其澤。君子之教，思無窮，如此五段乎？看，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按私淑，艾似屬人能受教，畢竟是君子教澤之所及。若君子教澤不廣，雖欲私淑而無從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參淺說：孟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因其人品之不同，與時地之各異，教之所及，不能一律，其所以教人者，大約有五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所以教謂教之術也五字見教術之廣五者字皆指教言言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教○教亦多術而僅曰五者言其大指也其中載成誘進條件尚多但大指不出此五者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化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參大全有其人天資高學力到于道將有所得吾即因而發之不先不後適當其時如時雨之化養百植無不沛然暢茂者

析講陳氏曰必如顏曾之力到功深而後孔子時雨之化可施不然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參朱子有其人天資淑善是為德則為之涵育薰陶使之去其偏而人于全去其疵類而一于純美以成就其全體者有其人天資明敏是為材則為之開導誘掖成就其德者使之就理未能曲當者使之曲當以通達其大用者析講蔡氏曰成對虧言養之純則不虧其體矣達對滯言範之正則不滯于用矣如子路方可治賦必矯以囑諫方可與行軍是達財也○存疑有德未必無財有財未必無德分言之者自其所優言也○德財屬受教者說成達屬施教者說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

參金氏有德無可成才無所建但隨問而答以解其惑者

析講淺說資質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語之以所難知惟隨其疑而解之不可強之以所不能惟因其明而通之如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因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南軒張氏曰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參蒙引有其人或同時而相去者遠或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但得以聞其道于人而私竊以善其身是亦為教誨之所及者
析講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而言蓋其道德足以師表後學而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朱子曰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其身而已如孟子之願學孔子是也○善治其身不是以善而治其身只是善其身治其身也淑字進善邊居多艾字去惡邊居多○石山金氏曰陳亢因子貢伯魚而聞夫子之道與之因徐子而聞孟子之命此所謂遞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于人則又在時南成德之間矣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參序此五者其所教不同而其為教則一此君子之所以為教也

析講蔡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為焉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

道則章全旨

此章總起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以教有成法者以道有定體也首節五欲孟子教以狗人下二節是先喻而後正言之總示以教之不可敗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

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參趙注公孫丑曰君子之道則誠高矣而又美矣宜乎學者之入道若登天之難然而不能企及也何不少近人情別為卑近易行之法使彼凡人可庶幾及之而已孳孳昨勉也析講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高美二字不平言高矣而又美

矣。重高一邊下宜若登天方有來歷。○高是上達乎性命便見峻絕美是和順于道德便見粹精何不二句正欲其取教非欲其取道然教因道設道體有定教法豈容貶耶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

變其設率

為去聲設古候反率音律

設率變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泰序孟子曰教不可貶也不觀之曲藝乎大匠誨人必以繩墨初不為拙工無能而遂改廢繩墨以徇之蓋金繩墨即無以教工也羿教人射必以設率初不為拙射無能而遂變其設率以徇之蓋金設率即無以教射也教有一定之法如此析講蒙引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皆字指大匠及羿君子教人正意却在下文蓋此是比喻下是正言也○註不能字正透下能者從之能字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設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參蒙引夫邦尚不為拙射變其設率而何疑于君子乎君子教人但示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正如射者教人射但引滿其弓以示之而不為之發矢也然得之之妙即在干學之法之中而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于前也君子立教一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與當然不易之理固非極于高遠而難求亦非流于卑近而易求乃無過不及中乎道而立者也惟能者由其所以引之端以求其不發之妙則力到功深而躍如者可從矣其不能者君子且奈之何哉亦不容自貶以徇其不能也

析講太全胡氏曰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取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教有成法也亦惟其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蒙引授以學之

之法如孔子之博文約禮三千之徒均此教也若顏曾獨得其傳則所謂能者從之也○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之法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力到功深自然心領神悟○按註但授以而不告以云云非故有所留而但授以法不告以妙是但能授以法而不能告以妙蓋法有形可授而既為得之之妙非彼自得之不知其妙雖欲告之而不可得也觀總註語不能顯顯不能藏兩不能字益明○引字發字乃因上文穀率字而借射中字以明君子之教不必泥詳中如字滯作譬喻此節逐句頂說有以中道句雙承不發躍如雨意說下者不可從中道而立雖兼非難非易只重非難邊以破他登夫一問能者從之見不能者君子無奈之何也○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如若何致知若何力行一一示之使學者循是以入道所謂引也至于義精仁熟造乎至善此在學者心得君子未嘗告也所謂不發也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于心目之前中道猶云中途若作太中之道則而立二字說不去矣立字是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那能者跟我上來我不去遷就他○通節總只說教不可取其故却由干道

有定體不可誤認中道而立句是說道有定體

天下章全旨

此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上節引起下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

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得也

衆趙註孟子曰君子之身與道為一體者也天下有道時可有為吾身可出矣則以道從身而顯致君澤民施功定也天下無道時不可為道不可行矣則以身從道而隱卷懷獨善自守嚴也進退惟道與俱此吾之所聞也析講有道內便舍身顯意無道內便舍道屈意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使身不殉道道不殉身即是以道殉乎人矣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殉人秦婦之道

衆趙註不聞枉己之道以殉平人者也彼

一、意于進而行藏無與于道者可以偶矣

公都章全旨

此章見受教之貴誠受教者以虛心爲本則能受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

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衆序公都子問曰滕更以國君之弟而忽來就學其在夫子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

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一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

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大意之不誠者

衆序孟子曰學問之心能虛則誠不可以有挾也若挾己爵

位之貴而問挾己不能之賢而問挾己之年長而問挾己有

勲勞于師而問挾己有舊好于師而問則求道之心不

專皆所不答也今更所挾己有其一焉吾答之何爲哉

析講五問字俱是問道二字虛還便好不可明說其貴挾賢

於不章全旨

此章着用心失中之弊須看過不及之弊總是人

情必至之弊註理勢必然同歸廢一

-1 224 39 884" data-label="Text">

弛二句有味以處事待人爲學三項開說

-41 194 79 884" data-label="Text">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

-81 194 119 424" data-label="Text">

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衆淺說孟子曰：凡人當用心者，不可不用其心，而亦不可過用其心。以處事言之，凡有關於細常倫理之當為者，此不可已者也。乃不用其力，于必不可已而亦已者，則無所不已矣。以待人言之，凡有關於親愛情誼之相屬者，此在所宜厚者也。乃不用其情，于所當厚者既薄，則無所往不薄也。此二者不用其心，固宜廢弛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衆淺說以爲學言之，固不可不進而亦不可驟進也。若夫疾意，瞋等急遽無序，其進銳者，則其氣易衰，而其退必速。此則過用其心者，亦同歸于廢弛也。可見天下事惟適可而已，不及太過各有弊也。析講首項是忘心勝次項，是忍心勝三項是躁心勝。

君子章全旨

此章論君子施恩之等也。上段重而弗仁，而弗親。上見君子施恩之不過，下段重親親仁民，上見君子施恩之有序。然上四句輕講，在末二句重發。蓋末二句正明上四句之意也。先排個物字，民字親字，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而施之，則各得其分，而不至于輕其所重，重其所輕矣。○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衆大全孟子曰：天下之理本一，而其分各殊。君子之于物也，樽節愛養之，備至然取用不廢，而弗仁。蓋有所以用吾仁者。

在也于民也與聚勿施以仁之矣然恩義未篤而弗親蓋有所以用吾親者在也然則于誰而親之乎吾有親焉天性之真一本之誼不在民物之數者也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仁其民而愛以及物不以待民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民以其有親疎之殺也于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

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焉

析講愛是愛惜不暴殄仁是以已及人視入猶已意親是恩重情切比入尤加厚意○弗仁弗親俱要見理勢不可意前兩而字作然而二字看後兩而字作等而下之四字看○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帝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于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于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無次序無差等非仁矣

知者章全旨

此章見治貴知務主人君圖治而言重一務字○首節言仁知各有所急而舉堯舜以寔之下節是不知務的榜樣非不知務之寔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參存疑孟子曰爲治之道莫大于仁智然皆有要焉知者固無不知也然天下之事多矣如欲事事而知之則智不能徧天下之事廢弛者多矣故惟當務之爲急急于當務則大綱既立而小者亦將以次舉事無不知其爲智也大矣仁者固無所不愛也然天下之人多矣如欲人人而愛之則愛不能徧天下之人有遺者多矣故急親賢之爲務急于親賢則賢人各供其職修政立事四海皆被其澤恩無不洽其爲仁也博矣如古來稱仁知者莫過于堯舜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以知之所急者惟脩象水土脩庸命討于先務而加之意耳此

所以庶績咸熙也堯舜之仁亦不徧愛人所急者惟以不得
齊焉已憂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于親賢而有必先事此所
以仁覆天下也則仁知之各有急務所當知也

析講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仁知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仁
知以寔之○舉知者仁者全爲學知仁者說法無不知愛知
仁之體當務親賢知仁之用當務之爲急謂最所當知者急
親賢之爲務謂最所當愛者先務既治則凡在當治者將自
無不舉矣賢者既親則于仁民愛物亦當無不周矣故曰急
先務也急親賢也非先務與親賢之外必無所事也意本
引○翼註無不知愛只據理可以如此若去一一知之愛之
又是徧了故曰以體段言不以發用言○當務
空空說不可指定何事蓋亦隨其時事不同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
歎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
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肉乾肉

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
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
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勞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
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
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泰大全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爲務乃智仁之大者反是
則不知所急而不得爲智仁矣取而譬之如三年父母之喪
其至重者也姻族絲麻小功之喪其至輕者也又如放飯流
歎失禮之大者也齒決乾肉失禮之小者也若不能三年之
喪而但緦與小功之是察任其放飯流歎而乃問無齒決不
能其大而求其細如是之類正所謂不知務也而
智仁之不知所務何以異此爲治者可不審乎

析講太全新安陳氏曰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爲務
二務字○南軒張氏曰孟子特爲舍大取小者譬耳非謂能
三年之喪則緦小功不足察無放飯流歎則齒決有不必問
也先後具舉本未畢賢所以爲道○是之謂不知務何虛活
說言外找出智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亦猶是耳○放飯流
歎放也大也食無節也流長也飲無節也○曲禮曰毋放飯毋

流歌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濡濕也宜齧決之乾肉堅宜用手

孟子卷之十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256